

裴文奎：半世白发丹青客 一尘不染老少年

乔傲龙



核心提示

裴文奎先生是我省著名画家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，这位共和国同龄人将自己从1981年至2021年40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全部捐赠太原美术馆(太原画院)，其中包括启功、陈立夫等名人题字和获得“徐悲鸿美术奖”的一批珍贵画作。此后，太原美术馆(太原画院)组织专门委员会对200余幅捐赠作品精心编辑，并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纳入“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”隆重出版。2022年6月21日，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·裴文奎》出版座谈会在太原美术馆(太原画院)举行，与会专家学者对其弘扬传统但不拘泥传统、突破传统但不脱离传统的艺术理念，及其为党、为人民、为国家的社会责任予以了高度肯定。

看过一部外国电影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不迷电影，但喜欢“了不起”这个词，用在裴老身上，感觉再合适不过。不同的是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讲述了“迷惘的一代”，而裴老属于“坚定的一代”，坚定而不移。

第一次见面，如在昨天，其实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。那年他四十四，我二十二，都是大好年华。我是一个刚出道的小记者，对世界各种好奇，却不承想过这一天于我而言有何不同，更不会知道，命运早已在太原画院的第六画室安排好了等我的人，安排我们此生忘年相交，彼此关照。那天，他一袭蓝色长袍，布满着斑斑点点的颜料，正忙着给太原火车站做壁画。如今这件蓝袍早已离开了它的主人，但我每次都能在记忆里准确无误地找到它。比来二十九年，不记得有过多少白发如新的感叹，然而这一刻，却是倾盖如故。

彼时，力群老尚健在，在他眼里，文奎是一个有出息的年轻画家，这位延安时期的老人，曾亲笔为《美术》杂志撰文介绍他；祝焘老也在创作盛年，对这个心无杂念的晚辈也时时提点，大大小小的笔会上，一老一少同案挥毫如有灵犀，于今思之，也是一段佳话；他一生感念的授业恩师吴德文先生，那时仍在三尺讲台上不知疲倦地培桃李。作为他们的晚辈，裴老那时还是文奎。但心无旁骛的专注，近乎痴迷的纯粹，年轻的文奎注定要成为今天的裴老。

二十九年，我无数次路过他的人生。有好多多年，我们几

乎每周见面。他外出采风，回来总要约我一聚，摊开一桌子照片“汇报”行程所见，各地的山川风物、奇花异卉，还有我听过的和没听过的画坛名家。我有啥新鲜事也在心里攒着，定期找他显摆。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我们谈天说地，有时喝酒，偶尔打牌，五毛一块的小输赢，他孩子一般的可爱和认真。我们时常在脑袋挤脑袋的大众浴池里赤裸相见，他论道，我八卦。他画室里的藏书给了我最初的美术启蒙，我的胡说八道从未感觉他不耐烦。

日复一日的快乐中，我看他写字画画，听他说画讲画，写过很多关于他的文章，断定他会成为今天的裴老，唯一想不到的是，他会有今天的一头白发，就像没想过今天的自己，会如此珍惜所剩无几的每一根头发。那时意气风发，从不觉得时间可怕，而时间就这样，把得到和失去都摆你面前。如今裴老果真成了裴老，鬓发苍苍韶华不再的裴老。不知何时起，走路的时候我开始忍不住要搀他一把，他扭转头：“嘿嘿，后生！”咧嘴一笑的神情，一如当年的天真。二十九年弹指过，蓦然回首惊时节。

谁的人生都是一本书，只是内容不同。裴老的这本书，里面只有画，这是他全部的生活。他因画成家，以画为家，一生都在画里。除了画画，他的人生平凡如你我，没有任何不同。而他最终与我们不同。他用宣纸、画笔、颜料观察世象、思考人生。花鸟、山水、人物，这是他的世界。以物观我，以我观物，这个世界被他的价值所过滤，被他的态度所选择，被他的情怀所感染。于是他本身也成为一幅画——一幅七十二年的长卷。孔子曰：知我罪我，其惟《春秋》！裴老亦然，打开眼前这本画集，同时就打开了他的人生。

我喜欢的一个诗人曾说：“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带着纸、绳索和身影。”我常想，裴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也许只带了一支画笔。过去的五十多年间，他执着地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，不管外面的世界刮风还是下雨。从晋南农村到晋中的学府，从塞外的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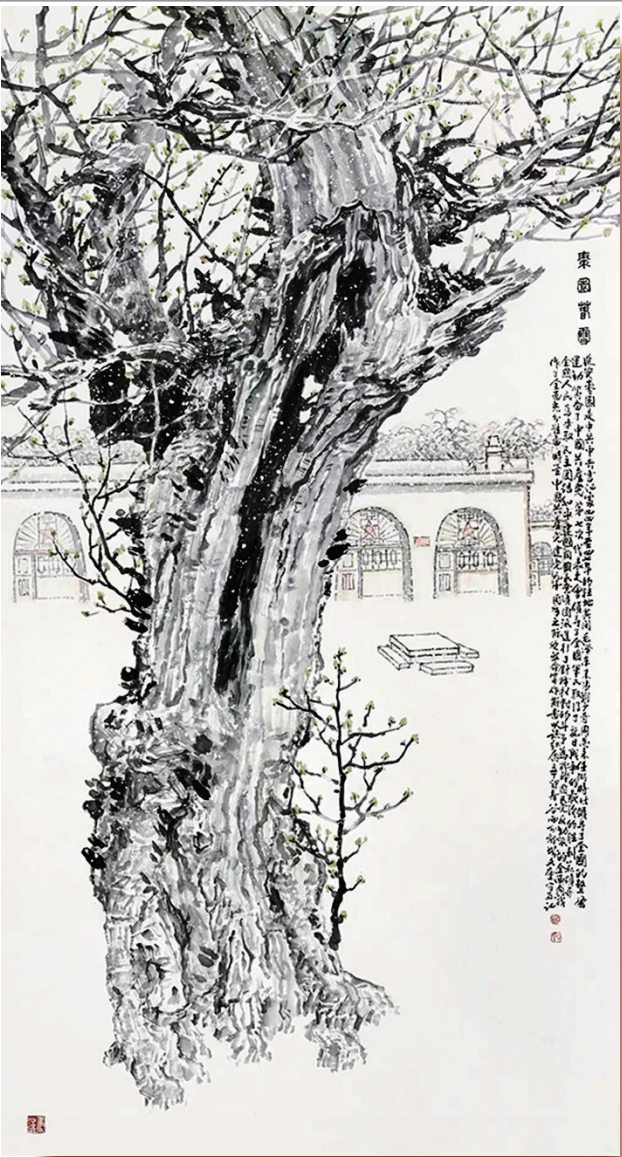
到省城的研究所和画院，从风华少年到古稀老人，他的“书”依旧待续未完，依旧有更多的精彩被人们期盼。一个人，一辈子，一件事，这样的人生应该如何形容？孔子说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朱熹说，惟精惟一，万变是监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。

谁都曾经年轻，但未必都能在日渐老去时依旧年轻。在我看来，艺术之美源于限制，而中国画最大的限制就是亘延千年的传统程式，对限制的一次次突破书写了画史上的一次次飞跃。突破传统是许多画家的梦想，同时也是更多画家的噩梦，往古来今，以画为业者其数巨万，破茧而出者则百无一。齐白石衰年变法，成功突围，因此成为美谈。这些年，我始终从旁观察，留意着裴老在传统与现代、守成与开新之间的探索与思考、纠结与不舍。中央美院进修时期，他曾有过打通传统与时尚的探索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作品，曾借鉴西画的构成方式，通过线条上的变化努力与传统拉开距离；世纪之交，曾在色彩上有过大胆尝试；跨入新世纪，开始题材创新，力图在程式上开拓新局面。说实话，对上述变化，我在《裴文奎花鸟艺术特质浅析》《裴文奎田园花鸟画的遐思》《裴文奎花鸟画的乡土情怀》等文章中曾有过误判，现在看来，这些阶段性的创新只是量的积累，真正的质变发生在他60岁之后，也就是说，2009年才是他艺术生涯中真正的分水岭。此前和此后的本质区别，是从“无我”到“有我”，这也是我判断传统与创新的主要标准。

中国画讲求神形之辨，不唯写真造像，更求写意传神，说到底，是以表现而非再现为其根本精神，尤其宋元之后文人画兴起，更刻意与外部世界保持相当距离，所谓“以我观物，物皆著我之色彩”。我之色彩是什么呢？自然是各家之笔墨风貌，笔墨风貌承载着意和神，甚至就是意和神本身。因此，能在绘画语言上自立门户、自创家法，必能使笔下之物著“我”之色彩、“我”之情感、“我”之意绪，此即“有我”。反之，以前人提炼总结的程式套路表情达意，如戴他人之面具，岂有自家面目，此即“无我”。

2009年，裴老退而不休，家与画室之间，日日风雨无阻。次年台湾之行，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横空出世，迈出了衰年变法的关键一步。这批作品，非常随意也非常规矩、非常生活也非常艺术、非常写实也非常写意，因此非常传统也非常现代，与古为今，借古开新，与之前几年对田园题材的探索相比有了质的不同。单纯的色彩、单纯的形象，纯以形式感营造意境，境由心生而举重若轻，由此渐入“有我”之境，不拘成法而法度森严，不离传统而别开生面，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即此之谓也。2020年在太原美术馆举办“方寸之间——裴文奎中国画小品新作品展”，古稀之年宣告了自家面目的确立。其中诸多题材，前人鲜有涉猎，皆其“无中生有”；我手我心，自创家法，半世修为，终成“正果”。

许是退休之后物我两忘，心下更无牵绊？许是打入传统50余年，终将牢底坐穿、大山推倒？都对，都也不对。如一首歌所唱：“心若在，梦就



寒园春雪

在，人生豪迈！”某种意义上，没有衰年，只有衰心。了不起的裴老，半世白发丹青客，归来依旧少年郎。

谁的人生都是一本账，只是赢亏的算法不一样。打开这本画集，所有的作品已经不再姓裴，而是太原美术馆的藏品。其实捐画“充公”的意愿，裴老很早就表达过，但我没往心里去，以为说说而已。今年初，他在饭桌上正式宣布决定，凡俗如我，举杯沉吟间，心头早有一道算式如电光火石掠过，飞快地代入张数、方尺、润格，答案是个挺吓人的数字。就这样，半世心血，一应佳作，包括启功先生和陈立夫先生题款的《笔酣墨饱气韵天成》和《雄风》，均出自其手而不为其有，尽数捐给美术馆，可谓干脆彻底，一尘不染。家国情怀使然，还是个体对社会的回报？只能自己去想了。总之人生至此，境界豁然开朗，“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，极具美感。

物质层面上讲，生命过程是与世界不断交换能量的过程。众生熙熙攘攘，往来莫非一个“利”字。溢彩流光，遮掩着多少不堪。真正的慎独君子，几人得见？然而子非鱼，不知鱼之乐，果然有这样的人，穷一生之力快乐地做一件事，却从一开始就不是为自己而做。不为自己，还可以做得如此快乐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不才如我，有此忘年。了不起的裴老，让我觉得应该认真地给自己洗个澡。

也许，只有对外部世界作极简处理，方能在自己的天地中全力应对各种复杂。作为画家的裴老，是一棵删繁就简的三秋树，也是一枝领异标新的二月花。

这些年，在人们的一次次感慨中，三晋画坛的老辈人物次第凋谢。力群先生百龄辞

世，带走了一段关于延安讲话的深情回忆。祝焘老爷子88之年魂归故土，山西画坛失去了一支灵动的画笔。吴德文先生仙逝数年后，裴老携一众弟子筹办了盛大的纪念画展，个中况味，既有师门恩情，亦是一番薪火相传的气象。老辈逝去少者出，裴老的画室里，往还的青年才俊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人终归会变老，而世界总是生机勃勃，此乃天地境界！

裴老喜作寿桃。我祖母八十大寿，他画过一张。后来九十大寿，又画一张，还配了寿联。笔墨丹青，我乃外路，然心里也有寿桃一幅，愿新田老民，耕砚堂主、画家文奎、了不起的裴老，花长好、月长圆、人长寿。



农家乐



一览众山小